

本文作者是工作室同事大林，大家觉得写的好，可以点击在看或点赞。

## 上篇

1959年12月31日，一群年轻的哈萨克学生正在乌克兰的一家餐馆里举行跨年活动。

对这群长得既像中国人又像韩国人的亚洲同胞，当地的老基辅们表示相当不屑。臭外地的，上我们乌克兰要饭来啦。

很快，一场冲突随之爆发。一名醉酒的哈萨克人动手打了伴奏乐队的乌克兰领班，双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板凳与拳脚齐飞的俄式交流。

一通群架过后，势单力薄的哈萨克人选择了战略转进，集体逃离了斗殴现场。

不过，这些人都没跑远。乌克兰警方在当天晚上就把他们全抓了进去。

根据警方的决定，这些寻衅滋事的街溜子将全部被遣返原籍，一个不漏的滚回大草原放羊。

此时，一名长相酷似沈腾的哈萨克人站了出来。他高举双手，摆出一副全体目光向我看齐的架势，然后宣布了这么一个事：

“就像我们的手指长短不齐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各不相同”。

在接下来的陈述中，这名年轻人温和而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。他要求打人

的哈萨克人公开向乐队领班道歉，并请求乌克兰人撤销对他的指控。

一番儒雅随和的表态后，包括被打的领班在内的所有人都回心转意，不再把这事看得有多严重了。在这位年轻人的努力下，最终没有一个哈萨克人被遣返回乡。

当天晚上，警局的一位领导对年轻人的表现感到大为震撼。

震撼过后，这位领导做出了一番预言：

“小伙子，如果你能一直这么能干，你25年内一定能当上哈萨克斯坦的领袖”。

从结果来看，领导的预言是准确的——只不过时间稍微晚了几年。30年后的1989年，当年那个儒雅随和的年轻人成为了一名老成持重的共和国领袖。

和所有俄罗斯名著的主人公一样，他有一个又长又难记的名字：

努尔苏丹·阿比舍维奇·纳扎尔巴耶夫

## 01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1940年7月6日，值法国投降半个月之际，纳扎尔巴耶夫出生在哈萨克斯坦的

阿拉木图州。

在这里必须说明一点：阿拉木图州不等于阿拉木图。它俩的关系就像纽约和纽约州一样，属于除名字外基本毫无共性。

因此，纳扎尔巴耶夫也不是啥首都出身的人上人。他家里倒也都是国企员工：父亲是山民，母亲是农民，全家都挂靠在国营的集体农庄下面。

纳扎尔巴耶夫的父母

和小纳的家庭一样普通的，是他居住的村子。在18岁之前，纳扎尔巴耶夫一直生活在阿拉木图州的切莫尔干村。这个村以苏联标准绝对称得上贫困。

直到1953年，村头才装了个广播，开播的第一个消息是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离开了人世；一年后，村里终于通了电，算是初步实现了列宁口中的共产主义。

在这种条件下，纳扎尔巴耶夫可选的娱乐自然相当有限。幸好，他也不是啥爱玩的人。

从小，小纳就是个标准的别人家孩子：他热爱学习，嗜书如命，十几岁时就能通读俄语版的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，而且一读就是一整天，以至于连他亲妈都看不下去。

某一天，母亲命令小纳放下书本，去外头呼吸点新鲜空气。纳扎尔巴耶夫照做了。但没一会，他就偷溜回房间，拿起书本，继续他读书不能算偷的孔乙己行为。

整个学生时代，纳扎尔巴耶夫都是全村远近闻名的做题家。六年级时，他在所有科目上都拿了五分，成绩比苏联的五年计划还亮眼。

1958年，纳扎尔巴耶夫高中毕业。和广大青年一样。他也面临着高考和填志愿的问题。

一开始，小纳比较想去实验室摇瓶子，所以他报考了哈萨克斯坦基洛夫大学的化学系，最终以一分之差未能上岸。

之后，他投递了基辅民航学院，打算当一名飞行员。这次他倒是考上了。但家里人觉得：父母在，不远游。你去乌克兰上大学，爹妈岂不是要成空巢老人？

在家人的反对下，纳扎尔巴耶夫的第二志愿也失败了。

失去人生目标的小纳感到颇为郁郁，为了不让自己无所事事，他甚至去银行干了三个月的保安。

某天，在阅读《列宁接班人报》时，纳扎尔巴耶夫突然发现了一件美事。

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，哈萨克共和国将在离他家300英里的铁米尔套地区建一座全新的钢铁厂。建成后，这座工厂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钢厂之一。

为扩充人才队伍，厂里现面向社会招募有志之士。只要你来，即可享受全套的冶金工人培训课程，随到随学，包教包会国家管学费。

对于纳扎尔巴耶夫来说，这份工作堪称是真男人的dream offer。

早在学生时代，  
纳扎尔巴耶夫就熟读了那本青少年必读经典：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

书中，保尔·柯察金冒着风雪抢修铁路的情节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彼时还是个屠龙少年的小纳坚信：一个青年，就应当以保尔的方式，像一块坚强的铁矿石一样，在社会主义的大熔炉里百炼成钢，度过充实而火热的一生。

所以，当工厂的人事主管问他为啥放着大学不上，偏要进厂做工时，纳扎尔巴耶夫斩钉截铁地表示：

“如果你是名共青团员，你就应该第一个面对挑战，最后一个享受红利和优待”。

顺利拿到offer后，小纳和300多名同事被组织派去乌克兰深造，学习采矿和冶金知识。在那里，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。

一年的学习结束后，1960年7月3日，铁米尔套钢铁厂正式开门大吉，小纳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鼓风炉看护工。

进厂后，纳扎尔巴耶夫发现，自己如愿以偿地过上了火热的生活（字面上的火热）。

小纳工作的鼓风炉车间，平均气温往往在40°C以上。  
每天上工时，纳扎尔巴耶夫必须穿着比铁浮图还厚的防护服，并随时喝特制的饮料，才能保持体内的水分平衡。

每经过四个高强度的班次  
工作后，纳扎尔巴耶夫需要至少休息48小时，才能消除身上的疲劳。

但是，即便环境如此恶劣，纳扎尔巴耶夫也依然热爱这份工作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：它给的实在太多了。

入行一年后，纳扎尔巴耶夫每月差不多能挣400卢布。这在当时的苏联是一个高到可怕的工资。

可怕到什么程度呢？举个例子，1960年，苏联全体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是80.6卢布。如果选择从政的话，400卢布差不多是部长级别的工资水平。

而且，  
纳扎尔巴耶夫  
完全不需要担心这笔钱花不出去。据他本人回忆，  
工厂配套的商店里可谓琳琅满目  
：从鱼子酱到鲟鱼，从进口服装到法国白兰地，一切人类高质量商品应有尽有，这在当年是难得的奢侈。

因此，小纳在厂里干劲十足。凭着过硬的技术，他仅用一年时间就连升四级，还因长得太帅上了报纸，成了全厂的形象代言人。

1960年，纳扎尔巴耶夫的照片登于《哈萨克斯坦真理报》

1960年，作为厂花的小纳高票当选为全厂的团书记。

在这个岗位上，纳扎尔巴耶夫实习了人生中第一次宫廷政变：他联合了几位同

事，将团里一位无所事事的劳动队长赶下了台，并由他本人亲自接任。

到这个时候。纳扎尔巴耶夫已具备了一个俄式政治家的基本素质。

首先，他的技术功底相当过硬；其次，他拥有高超的组织能力；最后，从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政变技巧，他也没落下。

现在，这位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，就差一场漂亮的外交了。

1962年，22岁的小纳第一次出国，代表苏联参加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国际青年和学生联欢会。

作为一项国际盛会，这场联欢自然少不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——辩经。

会上，小纳和美方辩手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展开了激辩。眼看说不过小纳，美国人不讲武德地开始了人身攻击。

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美方代表推己及人地声称“你能被派到这，大概因为你父亲是什么高官吧”。

此时，纳扎尔巴耶夫来了一波经典复刻。

他像当年那样举起双手，摆出一副全体目光向我看齐的架势，然后高声宣布：

“我没有什么高官父亲，我只是一名在鼓风炉前干活的普通工人，请看看我的双手吧！”。

看到小纳长满老茧的手指后，被怼的无话可说的美国人不得不承认，只有体力劳动者才能拥有一双这样的手。

这场漂亮的外交攻势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。由于给国家大大长了脸。小纳回国后，组织上就安排他去全苏各地巡回演讲。

结果，小纳越讲越上头。越说越嗨皮。他不止一次因为演讲回家太晚而被妻子一顿臭骂。

1967年，入行七年的纳扎尔巴耶夫感觉，自己已经赢麻了。

当时，他已经取得了冶金工程师的所有资格，每个月能挣500多卢布，堪称当代苏联高质量男性，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。

不幸的是，组织上也是这么认为的。

很快，纳扎尔巴耶夫收到了第一道征辟。

市里的人通知他：组织上看重你，打算把你的位置提一提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市共青团的第一书记啦。

## 02 政坛新人

对于这份美差，纳扎尔巴耶夫做了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反应：“不干”。

理由很简单：  
现在我一个月挣500卢

，团里的新工作一个月才挣150卢，我是有多想不开才要换工作？

于是，小纳委婉地向组织上表示，厂里人手紧，我这个专家走不开，你们还是另请他人吧。

此言一出，领导被他的装腔作势激怒了。

负责征辟小纳的领导咬牙切齿地表示：“总有一天，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”。

不过，这一天终究没有到来。因为三个月后，这位领导就被调去了一个边远地区，再也没对小纳产生过任何影响。

1969年，在辞不奉诏一年后，小纳接到了新领导的通知：组织上还是很欣赏你，还是很想让你来工作，你就来市里的重工业部门当个主管，干上一年就放你回去，好不好呀。

这一次，纳扎尔巴耶夫没有拒绝。一方面是，领导承诺过他只干一年。

另一方面是，他的朋友们纷纷表示：兄弟，差不多得了。抗命这种下克上行为做一次就够了，咱们是苏维埃，不是昭和苏联物语。

在新单位，小纳收获了满满的福报。

他每天只用工作18个小时

，主要负责的都是工厂扩建、新设备购置、调解办公室纠纷、协调家庭关系等鸡毛蒜皮的大事情。

结合他打了骨折的薪水来看，这份工作跟发配差不多。

结果，小纳着实让上级见识了一下什么叫干一行，爱一行。在处理工作时，纳扎尔巴耶夫，展现出了无穷的精力，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。

1972年，小纳被提拔为铁米尔套钢铁厂的党委书记，主管钢铁生产工作。

坐到管理岗后，小纳才发现，厂里的情况何止是不容乐观，简直就是不容乐观。在一帮虫豸官僚的苦心经营下，这座全苏的模范钢铁厂于一年内整出了81起事故，损失了8w多吨生铁和近5w吨钢。

同时，厂里的机器完全没有达到设计能力，而重金购置的设备又长期处于空置状态。由于生活条件太差。工厂的专业人才也是走的走run的run。

这一切最终造成的结果是：钢厂的产品质量低劣，种类单一且经常无法正常供货。

了解到这些乱象后，纳扎尔巴耶夫认为，厂里的问题已经多到满坑满谷，靠自我完善怕是没救了，必须要出重拳才行。

1972年6月8日，克里姆林宫的头头们在《真理报》上读到了这么一篇报道。

报道中，作者声情并茂地描述了一家陷入危机的钢铁厂，并对厂里的乱象进行了绘声绘色的点名批评。

一通怒斥之后，作者在落款处留下了自己的芳名：纳扎尔巴耶夫。

几周后，一个由50多位干部和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抵达了铁米尔套钢铁厂。

又过了几个月，小纳来到了莫斯科，参加根据调查结果举行的听证会。

在这里，他见到了人生中第一位重量级人物：米哈伊尔·安德烈耶维奇·苏斯洛夫。

对当时的小纳来说，见苏斯洛夫跟见到神没有多大区别。

在掌管意识形态领域近三十年后，苏斯洛夫已成了全苏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大牧首，即使勋宗本人都不敢说自己比他更懂苏维埃。

接见小纳那天，苏斯洛夫穿着万年不变的灰大衣和橡胶靴，以一位老干部的姿态听取了这位政坛新人的汇报。

了解完钢厂的情况后，苏斯洛夫发问：“你明天听证会上打算怎么说？”

纳扎尔巴耶夫递过去一张纸“这是我的发言稿，他们只给我十分钟时间”

苏斯洛夫快速看了一遍稿子，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。

“明天不用说这些废话，你按今天回答我那样，专讲大实话就行。”

末了，苏斯洛夫还补充了一句：“不用担心你的安全问题，我会保护你”

于是，到了第二天，莫斯科的衮衮诸公们目睹了一出比下议院开会还精彩的名场面。拿到尚方宝剑的小纳火力全开，将官僚主义导致的钢厂管理问题抨击的淋漓尽致。

那天早上，纳扎尔巴耶夫从煤炭部骂到建设部。从住宅部骂到冶金部。并且，他喷的有理有据，骂的荡气回肠。以至于在他讲完后。被骂的官员连谁赞成，谁反对都说不出。

小纳讲完后，按照惯例，作为领导的苏斯洛夫又补充了两句。

首先，他把小纳喷过的领导又挨个嘲讽了一遍，用词相当之yygq。

然后，他官宣了处理结果：“委员会将草拟一项决议，要求改善铁米尔套钢厂职工的生活条件和文娱设施”。

最终，这件事迎来了一个相当美好的结局：工人的待遇得到了改善，苏斯洛夫整了一波宣传，纳扎尔巴耶夫受到了提拔。

只有官僚们受伤的世界，达成了。

1976年，在觐见苏斯洛夫的四年后，小纳再次来到了他忠实的克里姆林宫。

苏斯洛夫满怀期待地表示，组织上没有忘记你，你现在这个位置实在太屈才了。

从今以后，你就跟着哈萨克斯坦的第一书记，金姆哈梅塔·阿赫梅多维奇·库纳耶夫一起混吧。

### 03 共轭父子

在研究勃列日涅夫时代时，很多历史学家都会用到一个词：“停滞”。

从经济的角度来看，这个描述并不准确。因为正是在勋宗时代，苏联的gdp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对美六成，人民生活水平进入了鼎盛时期。

但从人事的角度讲，这个描述又无比准确。因为正是在勋宗时代，加盟国的领袖们迎来了前无古人的黄金岁月。

得益于勋宗的纵容，他们往往能在各自的位置上停留个二十来年，直到解体前夕才挨个退场。

因此，在当时的哈萨克斯坦。库纳耶夫就是弯弓射大雕的草原大汗。终勋宗一朝，库大汗都是阿拉木图和莫斯科的双料高级红人。

至于他为什么能如此得宠，大家或许从长相上就能略知一二。

左为库纳耶夫

从勋宗这位老领导身上，库大汗毫无保留地继承了两大优良传统：发勋章，以及找儿子。

而被库大汗看上的幸运儿子，自然就是小他快30岁的纳扎尔巴耶夫。

1981年，库大汗迎来了他的七十大寿。寿宴当天，库大汗当着哈萨克文武百官的面，公然称纳扎尔巴耶夫为：“我的儿子”。

后来，他又在公开场合表示：“不是我针对谁，在座的各位，除了小纳没人能接我的班”。

嘴上当爹的同时，库大汗也用实际行动向小纳表示，做我的干儿子，不白做。

1984年，在库大汗的爸气推荐下，年仅44岁的小纳当上了哈萨克斯坦的部长会议主席，成为了全苏最年轻的加盟国总理。

不过，与小纳蒸蒸日上的仕途相对应的，是他对苏联江河日下的信心。

作为新人总理，小纳在去莫斯科述职时，亲眼见到了被肺气肿折磨到只剩一口气的契尔年科。

会见当天，这位老当益弱的领导人已经病到无法起身，全程是坐着听完了小纳的汇报。

汇报结束后，契尔年科试图站起身和小纳握手。

但由于严重的肺气肿，他整个人像朽木一样倒了下去。一旁的医护人员赶忙上前，扶起了这位73岁的老同志。

整个过程中，契尔年科问的唯一一个问题是：“他几岁了？”

这次可怕的会面，对小纳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。他逐渐认为，和这群老虫豸一起，怎么可能搞好苏联呢？

结合他在工作中观察到的一系列经济弊病，纳扎尔巴耶夫深刻意识到：按现在的道路走下去，苏联迟早得跟这帮老大爷一样，进殡仪馆火葬。

此时，重组与开放的思想已逐渐在小纳心中酝酿。

正所谓，波罗的海波涛汹涌，乌拉尔山乌云密布，特权之士不可一世，家国之事不闻不问。

见识了老人政治的无能后，身处帝国晚期的小纳十分期待有人能掀起一股改革的浪潮，给老迈的苏联带来一丝新生。

幸运的是，在3000公里外的莫斯科，有一位天降猛男也是这么想的。

他的名字是米哈伊尔·戈尔巴乔夫。

1985年，刚当上领导人的戈地图造访了阿斯塔纳，和哈萨克斯坦的高层们举行午宴。

宴会上。纳扎尔巴耶夫发现，有一位喋喋不休的女士总喜欢发表自己的观点：她一会插戈地图的话，一会打库大汗的岔像懂王一样支配了会场。

很快，小纳就认出了她的身份：这位普通而自信的女士名叫赖莎，目前不担任任何职务，唯一的身份是戈尔巴乔夫的贱内。

当天宴会上，赖莎牝鸡司晨的行为引起了小纳的极大不满。

讲了一阵后，赖莎谈到，哈萨克斯坦虽然是个农业共和国，但却不生产葡萄酒。

被装x装到专业领域的小纳当即起身打脸：“我们哈萨克的葡萄酒特别好，建议每个人都马上尝一杯”。

那天，小纳用这句话同时得罪了在场的三个人：

首先，自然是被他顶撞的赖皇后。其次，是他的老上级库大汗。最重量级的，则是戈地图本人。

因为前不久，戈尔巴乔夫才发表了一篇讲话，敦促全体苏联公民不要酗酒。

听完小纳的自杀式发言，库纳耶夫在桌子底下踹了他一脚。结果，挨了一脚的小纳变得更加放飞自我。他立马叫服务员拿了几瓶葡萄酒，之后又让人上了几瓶伏特加。

等酒上齐后，纳扎尔巴耶夫表示，今天天冷，大家不想喝葡萄酒的话，可以来点白的暖暖身子。

换句话说就是：“哎，这，这酒都齐了，怎么还不喝呀”。

幸运的是，当天的宴席没有变成鸡汤来咯的名场面。因为禁酒先锋戈尔巴乔夫同志以身作则，率先浮了一大白。

看到身先士卒的领导，在场的其他同志如释重负，纷纷端起了手里的酒杯：早知道您喜欢野的，我们就不装了。

这场鸿门宴后，纳扎尔巴耶夫和库大汗的关系，比凤仪亭后的吕布和董卓还要亲密。

库大汗一马当先，发动当地克格勃的力量查纳扎尔巴耶夫的黑账（最终啥也没查出来）。

纳扎尔巴耶夫则投桃报李，他直接飞去莫斯科，找戈地图告义父的黑状。

听完纳扎尔巴耶夫的描述，戈尔巴乔夫大为感动：没想到老虎苍蝇多到满坑满谷的苏联，竟还有您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苏式海瑞。

感动之后。戈地图对纳扎尔巴耶夫做出了重要指示：

“现在你要迎难而上，这些老顽固或许恨你，或许也恨我，但我们必须同他们作斗争”。

听完领导的安慰话，纳扎尔巴耶夫认为自己获得了保护。然而，戈地图的发言只是一时上头的口嗨行为。

作为国际舞台上交口皆碑的交际花，戈地图的日常是今天找里根扯皮，明天同撒切尔吹逼。说白了，人家连克里姆林宫的事都不太想管。

至于离莫斯科有3000多公里的哈萨克斯坦，不好意思，您哪位？让我管事，您也配？

领略了苏献帝的嘴炮治国后，纳扎尔巴耶夫决定发挥主观能动性，再安排上一场宫廷政变。

当然，政变库大汗的胆子他还是没有的。但是搞库大汗家人的胆子他不仅有，而且很大。

被纳扎尔巴耶夫随机抽取的幸运家人，是库大汗的亲弟弟阿斯卡尔。作为哈萨克科学院院长，阿斯卡尔是一位以身作则的反996工作者。

他一周的日常是：在六日喝得烂醉如泥，然后从周一休一口气到周四。只有到周五，办公室的同事才能有幸一睹领导的天颜。

由于有一个书记哥哥，阿斯卡尔的考勤问题一直无人敢提。直到纳扎尔巴耶夫一头撞破了这层窗户纸。

1986年2月16日，纳扎尔巴耶夫效赫鲁晓夫之故事，在哈共十六大上做了关于阿斯卡尔的非秘密报告。

报告中，纳扎尔巴耶夫毫不留情地谈到：“

在上个五年计

划期间，哈萨克科学院没签过一项发明创造的证书

。很明显，院长根本就没履行他的义务。而我认为，现在是时候强迫他去尽义务了”。

对于这番公开处刑。当事人库大汗表示情绪不稳定。暴跳如雷的他恨不得立刻罢免了这个逆子。

不过，由于纳扎尔巴耶夫已官至总理，想任免他得莫斯科点头才行。于是，1986年10月，库大汗秘密飞到莫斯科，找戈地图告义子的黑状。

听完库大汗的描述，戈尔巴乔夫大为感慨：没想到曾经情同父子的你们，竟然也遇到了青春期撞上更年期的问题。

感慨之余，戈地图对库纳耶夫做出了重要指示：“免职是不行的”。

眼看一计不成，库大汗又祭出了Plan

B。他建议派纳扎尔巴耶夫出国考察，去那些西方国家转一转。

出国考察，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蒋公行为。在位期间，蒋介石先后将冯玉祥，张学良，卫立煌等大量与他做对的党国精英送去国外考察。

这些人每年总有那么十几个月呆在国外，手中的权力自然由蒋公代劳。

不过，库大汗的这一计很可能是拍到了马蹄子上。

作为国际舞台上交口皆碑的交际花，戈尔巴乔夫最恨的，就是送别人出国，在里根和撒切尔面前抢他的风头。

戈地图不仅否决了库大汗的Plan B，还贴心地告诉他：几周前，有几个你的同事来过莫斯科，他们向我反映了一些关于经济衰退、政治停滞以及领导层混乱之类的问题。

同志们给的方案也很简单：把你换掉。  
。你看要不我窜个局，咱们坐下来，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？

听完领导的这番话，库大汗明白，自己的政治生涯差不多到头了。为避免再次遭到公开处刑，库大汗选择了主动辞职。

临走前，库大汗给了戈地图一个  
诚恳的建议：让一个俄罗斯人来接替他领导哈萨克斯坦。

戈地图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个建议。在他看来，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同志，能有什么坏心眼呢？

## 04 可汗登基

事后来看来，库纳耶夫的提议，  
完全是一出带英式的挖坑埋雷行为。  
。因为他比谁都清楚，让一个外人去领导他经营多年的哈萨克斯坦，会引发怎样可怕的后果。

毕竟，库大汗在哈萨克斯坦干了24年。这么长的时间，就算养条狗也养出感情了，何况库大汗比狗能干的多。

## 80年代的阿拉木图

在库大汗执政时期，哈萨克斯坦的生产潜力提升了 700%  
，工业增长了9倍，农业增长了6倍，基建增长了8倍，在加盟国中的地位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。

虽然这些增长所用的卢布大多是莫斯科给的，但人民看到的，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哈萨克人，不畏强权，大公无私，顶着莫斯科的重重压力，为哈克斯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现代化。

在哈萨克人心中，天无二日，库纳耶夫才是哈萨克斯坦唯一的太阳。至于新来的那个莫斯科佬，不好意思您哪位？领导我们您也配？

## 2012年哈萨克斯坦发行的纪念库纳耶夫诞辰邮票

更绝妙的是，戈地图派来的这个外人实在是太外了，外到就连一桶石油都比他更哈萨克。

戈尔巴乔夫任命的哈萨克第一书记，名叫根纳季·科尔宾（请注意区分他和那个工党的科尔宾）。

作为新任的哈萨克领导人，科尔宾的哈语词汇量为0，在哈萨克斯坦的工作经验同样也是0。他唯一的核心竞争力，就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无上忠诚。

所以，这个任命一下达，包括纳扎尔巴耶夫在内的所有哈萨克人都感觉，自己是被当猴耍了。

上任第一天，科尔宾就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。

1986年12月17日，群众们聚集在阿拉木图的勃列日涅夫广场，举行抗议新领导人的示威活动。和今年的情况一样，抗议逐渐变成了大规模骚乱。

为平息混乱，纳扎尔巴耶夫亲临一线，打算与示威人群开展一些良性互动。

从马克龙挨耳光的经验来看，这种自以为是的亲民下场一般都不会太好。

果然，在发表讲话时，纳扎尔巴耶夫被抗议者的一块石头砸中。石头击中了麦克风，从扬声器反弹到他脸上，使纳扎尔巴耶夫惨遭破相。

骚乱平息后，科尔宾成了全哈萨克最可怜的人。

他想做很多事情，也发布过很多命令。结果却是做啥啥失败，干啥啥不成。唯一的业绩是，他成了当地政治笑话的主人公。

1989年5月，克里姆林宫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他们给科尔宾安排了个闲职，一纸调令把他召回了莫斯科。

现在，哈萨克领导人的位置空出来了。那么，谁能填补这个空缺呢？

在科尔宾走后一个月，哈萨克斯坦举行了选举。纳扎尔巴耶夫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胜利，成为了哈萨克斯坦的第一书记。

现在，属于纳扎尔巴耶夫的时代，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到来了。

49岁的他，终于接过了库大汗的衣钵，终于爬上了哈萨克斯坦的权力之巅。

理想的光辉已从他身上慢慢褪去，而一顶可汗的毡帽正渐渐出现在他的头上。

此时，距离他祖国的分裂，只有不到三年了。

## 下篇

“时代有一个狡黠的特性——总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到来。”

——努尔苏丹·纳扎尔巴耶夫

纳扎尔巴耶夫玩的最嗨的一次，要数1991年在哈萨克斯坦招待叶利钦。

那是8月16日的晚上，在签署完俄哈之间的双边友好条约后，两位加盟国领袖决定去草原整点乐子。咱就是说，我当了一辈子官，就不能享受享受吗？

纳大汗安排的第一个享受，是一场颇具民族风情的音乐会。会上，叶利钦一时兴起，抄起一把乐器就加入了打击乐组。他一会敲几下乐器，一会砸两下伴舞小姐姐的脑袋，为哈萨克人留下了一出秦王为赵王击缶的佳话。

第二天，叶利钦玩的更加肆无忌惮。醉酒的他骑上了纳大汗送的骏马，在四名侍卫的搀扶下完成了新车试驾。接着，这位酒精考验的资本主义战士又跳入了湍急的溪流，在8°C的冷水中万类霜天竞自游。

做完了铁人两项后，叶利钦在毡房中昏昏睡去。等他醒来，太阳已从草原上落下。刚酒醒的叶利钦连忙又要了几杯酒，把自己灌到无法站立，被人连拖带拉地送上了飞机。

这一天，是1991年8月18日。纳扎尔巴耶夫和叶利钦都还是平平无奇的苏联省级干部，他们根本想不到第二天会发生什么。

在那场试图挽救祖国的最后一搏后，曾经无处不在的列宁像纷纷倒塌，地球上出现了十几个前所未有的国家。地区秩序的维护者从那个红色巨人变成了一个政治强人。

属于纳大汗和叶沙皇的时代到来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们的私人关系将深远地影响俄哈两国千百万人的命运。

## 01死亡，新生

1991年8月19日，以亚纳耶夫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军事政变。他们囚禁了戈尔巴乔夫，将坦克开进莫斯科，试图以武力让这个行将就木的大国免于崩溃。

对于这群强硬派，纳扎尔巴耶夫并没有多少好感。传说归传说，纳大汗对保留苏联没多大兴趣。或者说，比

起朝不保夕的苏，他更在乎的是那个维持存在的“联”。

在纳大汗看来，一个以自愿形式结成的联盟，将能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各加盟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。

至于这个联盟走资还是走社，私有还是公有，那实在是不太要紧。

此外，由于在阿拉木图见识过群体骚乱的威力，纳大汗对这类涉及武力冲突的行为一直有PTSD。因此，当克留奇科夫（克格勃首脑，八一九事件参与者）告诉纳大汗，紧急状态委员会可以将苏军调去任何一个加盟国时，他已精准踩中了纳大汗所有雷点。

8月20日，哈萨克斯坦广播电台宣读了纳扎尔巴耶夫的声明。声明中，纳大汗强烈抨击了八一九事件的合法性，将紧急状态委员会怒斥为“目无法纪”。自俄罗斯之后，哈萨克成了全苏第一个谴责政变的共和国。

纳大汗的坚定立场大大鼓舞了叶利钦的支持者。在叶利钦的反攻下，8月21日，持续了三天的八一九事件正式宣告失败。按理说，对一个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支持者，叶利钦怎么着都该表示表示。叶利钦倒也确实表示了——他表示自己惦记上了哈萨克的土地。

八一九结束后不久，叶利钦就纳大汗关心的联盟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声明。声明中，叶利钦义正词严地表示：

俄罗斯将保留对其他加盟国（特别是乌克兰和哈萨克）提出领土要求的权力。

声明一出，纳大汗骨子里对沙俄殖民的记忆被成功唤醒，吓得他给克宫打了好几个紧急电话。结果，叶利钦把锅甩给了临时工。叶沙皇声称，这是他秘书写的声明，不代表本人意见。

对叶利钦的甩锅大法，纳扎尔巴耶夫自然很不满意，但他没想到更不满意的还在后头。

从1991年8月到12月，纳大汗一直在为保留联盟四处奔走。中间的过程相当曲折，但前途也不是完全黑暗。

12月9日，按照约定，各加盟国的总统将在克宫出席首脑会议，讨论关于联盟成立的问题。满心期待的纳大汗提前一天飞到了莫斯科，然后，他就接到了叶利钦的长途电话。

叶利钦告诉纳大汗，自己正和乌白两国的总统在勃列日涅夫的别墅吃饭，食物干净又卫生，希望他打个飞的过来一起恰饱饱。纳大汗表示，约饭自然是好事，但总得有个由头，咱今儿是有什么惊喜要吃一顿呢？

叶利钦说，惊喜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建立了一个独立国家联合体，你过来在协议上签个字就行了。

纳大汗听完都惊呆了：“？？？你们就这样让我签字？我得先研究一下”。叶利钦安慰说，哎呀没事的，我们自己都没认真读过，也是刚坐下来就签了字。

在纳扎尔巴耶夫的坚持下，白俄罗斯总理把别洛韦日协议的文本给他读了一遍。听着听着，纳大汗变成了纳大汗

这份毫无合法性的协议停止了苏联的存在，却并未解决军队、货币、核武器、边界线、公民国籍等一系列苏联不复存在后所要面临的问题。它完全取消了联盟中央当局的角色，各加盟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将很难得到除自己之外的保护。

这份协议将纳扎尔巴耶夫四个月来的努力化为乌有，而后者完全无法阻止它的落地。

12月21日，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，苏联其他11个加盟共和国的总统齐聚阿拉木图。他们签署了《阿拉木图宣言》，宣判了独联体的成立以及苏联的死亡。

在宣言签署的五天前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正式成立，它是苏联最后一个宣布独立的共和国。

用纳扎尔巴耶夫的话说：“苏联死亡了，替代它的是15个羽翼丰满的、完全独立的国家”。

## 02沙皇与大汗

然而，刚成立的哈萨克斯坦就像神圣罗马帝国一样，既不羽翼丰满，也没完全独立，作为一个国家能存在多久都是个问题。

从账面上看，哈萨克斯坦的数据好的吓人：它拥有几乎整个元素周期表的矿物资源，供应了全苏60%的银、70%的铅以及90%的磷和铬，是全苏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和第五大天然气生产国

在苏联进行的最后一次人口统计中，哈萨克以5.8%的人口贡献了全苏6.8%的GDP；独立前夕，哈萨克斯坦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7.1%，全国共有普通高校48所，每千人受中高等教育人数甚至比一些发达国家都高。

光看这些数据，哈萨克斯坦简直就是神仙开局。但是，在那个群魔乱舞的90年代，再神仙的开局也玩不过执政者的瞎操作。

说起来，这还得归功于纳大汗的老朋友叶利钦。

1992年1月2日，俄罗斯政府直接官方开摆，时任俄罗斯总理的盖达尔在一夜间取消了所有物品的价格管制，商品价格随之一路狂飙。

由于仍同俄罗斯保持着90%以上的贸易，莫斯科的喷嚏很快变成了阿拉木图的新冠肺炎。1992年2月，在三次失败的价格管控后，纳大汗被迫宣布放弃价格管制。

很快，一幕幕百废待废的景象在哈萨克斯坦上演：商店货架空的像刚遭遇零元购，通货膨胀率一路飙到2600%；国库的物资储备仅能维持四个月，失业率高达40%；工厂停工，金融停滞，政府发不出工资，养老金领取者和工人怒气冲天。

当时，据乐观人士估计，新生的哈萨克斯坦应该有十年可活。

面对民众的怒火，纳大汗cos了一把罗斯福。他花了很多时间告诉哈萨克人，国家正在经历困难，如今我们要共克时艰。

为了安抚民心，纳扎尔巴耶夫不仅经常发表广播讲话，还往往亲临一线看望困难群众。有一次，纳大汗路过一个村庄，看到村里的老人手举标语，上面写着“我们要养老金”。纳大汗立即下车，恳请示威者离开寒风刺骨的街道，并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暂时发不出养老金。

颇为黑色幽默的是，俄罗斯在此时送了一波助攻。由于长期收听俄国媒体，哈萨克人逐渐了解了解其他原加盟国的困境。一番比较后大家发现，

原来我们过的还不是最惨的。  
这种比较幸福学的心态或多或少减轻了对纳大汗的怒火。

不过，纳大汗自己也清楚，光态度好解决不了问题。毕竟诸君日哭夜哭，能哭死通胀否？纳大汗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，是找俄罗斯要钱。准确地说，是要卢布。

作为一个刚独立几个月的国家，哈萨克斯坦根本没有铸币的能力，因此它依然沿用着苏联时期的卢布，而卢布的发行权牢牢掌握在莫斯科中央银行手上。

在之前的交易中，莫斯科对哈萨克的个人、公司和银行都有些欠款，纳大汗迫切需要拿这笔钱给国民发工资。

不过，每当纳扎尔巴耶夫飞到莫斯科时，负责经济的官员总以各种理由减少卢布的供应，你看看现在哪有卢布啊，你嫌少我还嫌少呢。整个1992年的秋天和夏天，纳大汗一直往莫斯科跑，像对付老赖一样找俄国人要帐。

1993年，纳大汗做了两手准备。一方面，他找了两家英国造币厂为哈萨克斯坦铸造货币，并把这种货币命名为“坚戈”。另一方面，他频频会见俄罗斯领导人，希望以良好的私人关系帮哈萨克斯坦多要点卢布。

1993年1月，纳大汗在达沃斯会见了俄国总理切尔诺梅尔金。交谈中，切总理告诉了纳大汗一个小秘密：俄罗斯将于4月1日起发行新版卢布，带有列宁像的旧卢布将停止使用。

切总理义正词严地表示，这不会对哈萨克造成任何影响，俄罗斯仍会一如既往

的帮哈萨克兄弟们印刷卢布。

然而，等真到了4月1日，纳大汗才发现自己被骗了：旧卢布虽然停用了，但新卢布俄国人是一文不给。即便这样，纳大汗仍对俄罗斯抱有期望，期望叶利钦看在旧情的份上拉兄弟一把。

8月，纳大汗再次去莫斯科要卢布，然后他又被耍了。

哈国人民的老朋友叶利钦一边同他磋商使用新卢布的条件，一边放任废纸都不如的旧卢布大量流入哈萨克。接收完这些有害垃圾，哈萨克斯坦的通胀率又蹭蹭往上飙，刚安抚好的民众又一次陷入恐慌。

到了这一步，傻子都知道该上Plan B了。1993年12月12日，纳扎尔巴耶夫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，哈萨克人从广播中得知，他们自下周起将拥有一种名叫“坚戈”的本国货币。

可能是由于在苏联活得太久，纳大汗以为所有货币都和卢布一样值钱，于是他把坚戈与美元的汇率定在了1:5。刚发行没几天，这一普信汇率被市场教了做人，一路狂跌50%。

当坚戈汇率稳定在70:1时，哈萨克斯坦的出口和生产率开始增长，黄金储备和收支平衡也有了相应改善。

1995年，在纳大汗的努力下，哈国的通胀率终于降到了59%。一年后，哈萨克斯坦的GDP迎来了80年代后的首次增长。

回首这段被俄国人坑到妈都不认识的岁月，纳大汗对他和叶沙皇的关系做了个精辟的总结：“国家元首间是没有朋友可交的”。

## 03光辉岁月

虽然对俄国人有不少意见，但纳大汗却免不了跟他们打交道。即使在他自己的国家，俄国人都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。

早在独立前，俄族就在哈国的130个民族中排行老二，且排的相当名副其实——俄族在1989年的人口为622万，占总人口的37.8%，仅比哈族低不到两个百分点，而这还是俄族比例降低后的结果。80年代，俄族人口一度排行第一，哈萨克人就这样在自己的共和国硬生生生活成了少数民族。

1992年，在哈萨克立法规定迁移自由后，200万俄族人成群结队地run俄罗斯，让哈族坐上了第一族裔的位置。当然，代价是大量技术及领导岗位丧失了核心人才。

然而，尽管走了这么多，俄族依然在哈萨克北部的三个州占人口优势，不少俄国少壮派都鼓吹早日收复失地，欲先恢复苏联，必先征服北哈。更要命的是，哪怕是在首都阿拉木图，俄族人口都远远超过了哈萨克人，这实在不是个令人愉快的现象。

面对这种现象，纳大汗自然不能搞什么优待少数族裔。1994年，他以没搞好经济为由开了俄族总理捷列先科，将副总统、总理及最高苏维埃主席全换成了哈族人。

此后，哈族逐渐在政治高层占据了支配性地位

。在1998-2001年的130名议员中，有100人出身哈族，地方的14个州中有12个州的州长是哈族人。

另外，纳大汗还玩了一出战术换家：许你俄族人run俄国，就不许我哈族人run哈国？

1992年，哈萨克祭出了一部《移民法》，规定全球的哈萨克人只要提供自己是哈族的证据，就可以无条件回到哈萨克斯坦并获得国籍。凭着这一手，纳大汗在下台前共吸引了104w哈族入籍，将主体民族的比例从39.7%拉到了67.5%，算是将解决了苏联遗留的民族问题。

不过，民族并不是苏联的唯一遗产。当纳大汗查看手里的牌时，发现苏联给他留下了足以重启地球的实力。

为准备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，苏联在哈萨克斯坦一共放置了1200枚核弹头，40架图95和148个地下发射井，这是一个比英、法、中加起来都强大的核力量。如果纳大汗愿意，他可以掀起一场毁天灭地的核战争，而有人也确实想让他这么做。

1992年，纳大汗接待了一位戴白头巾的阿拉伯客人。这位名叫亚西尔·阿拉法特的客人表示，自己是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卡扎菲之托，来哈萨克了解有关核武的情况。

纳大汗不动脑子都知道卡扎菲想干啥。于是他打了个马虎眼，只是说核武器的维护费很高，哈萨克承担不起。碰巧，阿拉法特是个较真的人，直接问纳大汗你需要多少钱。

纳大汗还以为他在开玩笑，就随口报了个200亿刀的价格。没过几天，卡扎菲的亲笔信就摆在了纳大汗办公桌上。卡扎菲表示，自己愿意出这200亿刀，今后全哈核武器由卡公子买单。

可惜，纳大汗没有和疯子打交道的兴趣，他拒绝了卡扎菲的提议，把期盼的目光投向了美国人。

和一般人不同，纳大汗对美利坚的态度相当硬气。谈判时，美国国务卿警告称，哈萨克每储存一枚导弹，美国这边就有三颗瞄准。纳大汗当即表示，你少拿这吓唬我，我得知道拆了这些导弹能换来什么回报？

最终，纳大汗把导弹卖出了一个相当不戳的价格：1992年5月，纳大汗与老布什会晤，用120枚核导弹换来了100亿美元的投资和安全保证；11月，美国人制定了一项付款计划，将以8亿美元支付哈、乌、白三国的核武费用。

1994年2月14日，纳大汗和克林顿在白宫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情人节。克林顿盛赞了纳大汗在消除核武方面的进展，纳大汗也收到了4亿美元的追加援助和一条避免双重税收的协议。

对当时正在苦难行军的哈国来说，交易核武换来的大笔资金简直就是久旱逢甘霖。但是，当这1200枚核弹卖完后，哈萨克人又该去哪搞钱呢？

纳大汗将目光投向了里海。他知道，那有一项东西绝对卖不完。

对哈萨克人而言，里海是他们的石油生命线。哈萨克三个最大的油田全坐落于里海沿岸，这里供应了全哈92%的石油和74%的天然气。1979年，苏联在这

里发现了世界第六大油田田吉兹。当时，据石油巨头雪佛龙估计，它的储量至少有两亿五千万吨。

说到这里，就是个典型的苏联笑话了：儿啊，这一切都很好，只是如果俄国人来了可怎么办？

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石油部始终拒绝放弃对里海周围油田的主权。俄国的石油寡头们经常对叶利钦施加压力，劝他多搞搞战熊外交，声明一下里海的油田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领土。

为实现虎口索食，纳大汗和叶沙皇整整谈了六年半。期间，俄哈双方多次激烈交换了意见，充分增进了双方的了解。有一回，叶利钦直接点名要田吉兹油田，纳大汗说可以啊，那你把奥伦堡州给我呗，打今儿起你拿我的油，我拿你的地，咱俩各论各的。

转机出现在1998年7月5日。这一天，叶沙皇与纳大汗会猎于莫斯科。几杯伏特加下肚，两位苏联省级干部回忆起了共和国往事，不禁感慨万千。

看叶沙皇喝的差不多了，纳大汗决定趁机把生意谈成。他拿起一块餐巾布，粗略地画了张里海北部地图，和叶沙皇探讨起了油田分配。纳大汗认为，里海的资源应按照两国的海底中线划分。一谈到领土，叶沙皇立马清醒，他认为新划的边界忽视了两个属于俄罗斯的岛。

纳大汗知道叶利钦是看上了岛附近的油，于是他大笔一挥，把油田的大部分划给了俄罗斯。生意一谈成，叶利钦和纳大汗的助理就被紧急叫来加班。两位打工人拿着纳大汗的手绘从凌晨两点干到早上九点，终于赶在午饭前起草了联合声明。

同俄国人解决了边界问题后，2000年，哈萨克人在北里海发现了卡沙甘油田，

这又是个规模不亚于田吉兹的超大油田。接下来的岁月里，作为双重内陆国的哈萨克，每年都能靠石油获得上百亿刀的收益。

经过纳大汗多年的励精图治，哈萨克斯坦成为了后苏联时代最支愣的国家之一。哈萨克人感觉，自己仿佛重回了金帐汗国的盛世。

那些年，拔都带着他们的祖先马踏东欧，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雄伟帝国。而如今，他们虽无从效法这份赫赫武功，却取得了远胜于祖先的经济成就。

1997—2012年，哈萨克斯坦的GDP由222亿美元增至2080亿美元，工业生产总值由7817亿坚戈增至16.9万亿坚戈，居民年均收入增长近10倍，失业率由13%降至5.3%，贫困人口比重由38.3%降至3.8%，人均寿命由58.4岁延长至69.5岁。

2017年9月，纳大汗跑到阿拉木图视察工作。视察结束后，他骄傲地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公布了一组数据：目前，仅阿拉木图一市的GDP就比格鲁吉亚多2倍，比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多5倍以上。

那一刻，全世界都承认，这个男人改变了哈萨克斯坦。

#### 04向使当初身便死

如果纳大汗的生涯止步于此，那将是个非常美好的故事：

在危机四伏的时刻，一位天降猛男登上了历史舞台。他像一位充满智慧的舵手，带领哈萨克这艘小船闯过了风雨和暗礁。如今，人民幸福地生活在他开创的

盛世里，铭记着民族领袖的伟大功劳。

可惜，历史没有如果。随着岁月的推移，纳大汗的在位时间不断延长，但人民的信赖却并未随之增长。因为他们发现，这位老总统的统治里实在藏了太多弊病。

比如，独立了这么多年，哈萨克斯坦依然是个资源型国家，俗称大号加油站（还是没核弹的那种）。2012年，哈国的采掘业比1991年翻了一番多，占工业总产值的60.8%，而加工制造业产值仅为1991年的86%，占工业总产值的32.3%。

如此低级的制造业自然开不出什么科技之花。直到2018年，哈萨克斯坦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都只有0.12%，这点投入连乌克兰都不如。

由于私有化程度过高，哈萨克的资源企业颇有些蒋公风范：  
比起冒着赔钱的风险搞研发，这些商人更喜欢直接购买国际先进产品，挣钱嘛，不寒碜，多少人想买还没钱呢。

最终，他们挣到了钱，哈萨克斯坦也告别了高科技。

依赖油气的另一个结果是，哈萨克斯坦在面对国际风险时几乎毫无抵抗力。

从2000至2007年，哈萨克的经济平均每年有两位数增长，但到了08年经济危机时，这份金玉其外的成绩就露出了丑陋的真相。哈国的增长率从06年的10.7

%一路暴跌到09年的1.2%，与高速增长彻底分道扬镳。

和老大哥俄罗斯一样，哈萨克始终维持着灵活的经济底线，坚持随国际油价的动摇而动摇。只看人均gdp的话，

你会发现

哈萨克斯坦经常在

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反复横

跳：

2009年，哈国人均gdp为7165美元，四年后，这个数字变成了13890，又过了三年，它又跌到了7500美元，全世界唯一比这更刺激的可能只有霸天虎过山车。

过山车一般的经济，

也让纳大汗的人才引进成了个笑话。

自2012年起，哈萨克斯坦移民迁出人数再次高于迁入人数，至2020年底，全哈净流出人口已达15w。

这些run海外的人呈现出两大特征。其一，作为主体民族的哈萨克族明显增多。2020年，有十分之一的哈萨克斯坦人计划移民，其中三分之一的潜在移民是哈萨克族。

其二，支撑国家发展的高学历人群大量流失。

2019年，在哈萨克斯坦的流失人口中，65%以上持有中等及以上学历。

哈萨克人的第一大移民目的地，是说同一语言的俄罗斯。在这个曾经的祖国里，他们享受到了更好的教育，找到了更高薪的工作，而哈萨克在他们眼中只意味着对俄语人群的隐形歧视。

事实上，

纳大汗在国内团结这块做的相当一般。

哈萨克斯坦是一个部落传统浓厚的国家，而玉兹是哈萨克部落最直接的表现形

式。从东到西，哈国被分为大、中、小三个玉兹，每个玉兹各有各的利益代言人。

纳大汗本人出身于大玉兹。上台后，出于统战目的，他将首都从大玉兹的阿拉木图迁到了中玉兹的阿斯塔纳。从此，大中玉兹在哈国政坛混的风生水起。

至于小玉兹，纳大汗的态度是：苦一苦百姓，骂名我来担。

2000年，在哈国政坛42个重要岗位中，大玉兹人占了23个，中玉兹人有13个，小玉兹人只有6个。

虽然小玉兹集中了哈国绝大多数油气资源，但经济发展的红利和它基本绝缘。

小玉兹人的世界观里，收益的五成是人家大玉兹的，四成是人家中玉兹的，剩下的一成被投放到了自由市场，让我们自己努力去挣。

2011年12月16日，民风彪悍的小玉兹人决定给纳大汗上一课。在西部石油重镇扎瑙津，数千小玉兹人与警方发生了冲突。他们冲击政府大楼，纵火焚烧建筑物，并要求纳大汗辞职谢罪。

当天，正值哈萨克斯坦独立20周年纪念日。面子挂不住的纳大汗火速派兵平息了骚乱。但这并不是和平，只是十年的休战。2022年到来时，小玉兹人的怒火又一次在扎瑙津爆发了。

实际上，对现状不满的不只是小玉兹人。在纳大汗执政末期，哈萨克斯坦的贫富分化达到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程度：50%的人口月入不足5w坚戈（约合人民币740元），而最富有的162人却掌握了国家一半的财富。

愤怒的民众走上街头，向纳大汗诉说自己的不满，期盼着老总统能像刚建国时

那样力挽狂澜。然而，映入他们眼帘的不再是那个亲自与人民交谈的领袖，而是一条盘踞在财宝上的老龙。

## 05爸爸的女儿们

纵观哈国的贪污排行榜，老纳家那真是军书十二卷，卷卷有爷名。

2002年，一家反对派报纸称，纳大汗曾在90年代将10亿美刀的石油收入存到了瑞士银行。很快

，这家报纸就体会到了得罪教父的下  
场：

报社编辑的家门口被寄了一只狗头，旁边附了张纸条：“不会再有下一次了”。随后几天内，这家报社多次遭遇了燃烧弹袭击，创始人最终被迫流亡国外。

当然，贪污这种事，靠的还是人多力量大。据公开信息显示，纳大汗目前膝下无子，总共只有三个女儿：达莉佳、吉娜拉和阿利娅。为了让她们幸福，纳大汗做了一个父亲所能做的一切。

小女儿阿利娅生于1980年，比两个姐姐小了十几岁。1998年，18岁的阿利娅经历了一场包办婚姻：纳大汗把她嫁给了吉尔吉斯总统的大太子。

三年后，两人幸福地离了婚。阿利娅后来又结了两次婚，最新一任丈夫是哈萨克最大石油管道公司的总经理，她本人名下也有几家天然气、石油以及建筑业的小公司。

2005年，阿拉木图警方查封了一家报纸，罪名是诽谤阿利娅进行侵略性商业交易。

与阿利娅相比，二姐吉娜拉的婚姻堪称幸福美满。

1990年，吉娜拉嫁给了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库里巴耶夫。作为纳大汗学历最高的女婿，库驹马不负众望，在银行、石油、天然气、冶金等多项领域大显身手，成为了哈萨克斯坦的人民寡头。夫妻俩的身价荣膺全哈第一，差不多等于两个特朗普。

2020年，德国巴登巴登市的一家房产公司向一位哈萨克业主交付了一座宫殿。这座宫殿曾是沙俄外交官的别墅，经过十年的装修，它不仅恢复了往日的辉煌，还新增了一座带喷泉的花园、一处25米长的空中泳池和一个1000㎡的水疗中心。

对吉娜拉和库驹马而言，这座小房子实在是不值一提，毕竟同样的房子他们在日内瓦、伦敦和马德里还有很多所。

和两位妹妹相比，大公主达莉加就有追求多了：她不光喜欢捞钱，还希望让下一任总统姓纳扎尔巴耶娃。

达莉加有过很多身份，比如哈萨克国家电视台台长、努尔银行董事会成员、哈萨克执政党副主席以及下议院副议长。2014年，举贤不避亲的纳大汗任命达莉加为政府副总理。

之后，纳大汗多次带着达莉加会见外国元首，和带儿子出访的卢卡申科传为一时瑜亮。

然而，每当达莉加想在政治上更进一步时，老公和孩子总能扯一扯她的后腿。

达莉加的老公叫阿利耶夫，  
是哈萨克斯坦最能噬主的赘婿。  
纳大汗让他当了国家安全局的副局长，而阿利耶夫的回报是动用国安资源谋杀竞争对手。2001年，纳大汗觉得这女婿早晚得杀到自己头上，于是把阿利耶夫流放到奥地利当大使。

2007年，阿利耶夫与达莉加离婚，哈国法院于一年后以发动政变为名缺席审判他40年监禁。2015年，这位哈萨克斯坦的第一驸马被发现吊死在维也纳一座监狱中，死因自然是传统的自杀身亡。

在同达莉加的婚姻中，阿利耶夫的唯一贡献是养育了儿子艾苏坦。2020年1月，这位长女长孙在伦敦曝了一大猛料：我妈是纳大汗的女儿不假，但我，其实是纳大汗的亲儿子啊。7个月后，艾苏坦步了父亲的后尘，因心脏骤停不治身亡。

在他死后，哈萨克前国安主席承认：  
艾苏坦确实不是阿利耶夫的亲儿子，但他爹是谁我不好说。

鉴于三个小棉袄的黑历史实在过多，纳大汗不得不认真考虑让她们接班的后果，答案非常明显：  
人民对国内问题的不满将被点燃，他的家族将成为全哈萨克斯坦的公敌，而这并不是他以老总统的威望所能压制的。  
津巴布韦的总统还赶跑了英国人呢，一让老婆接班不还是被赶下台了？

冥冥之中，叶沙皇的身影出现在了纳大汗眼前：这位老朋友已经走了十年了，

可他的家族却得到了继承人最大程度的保护。纳大汗终于下了决心：生子当如弗拉基米尔，找继承人还是得按普京的标准啊。

2019年3月，值全国爆发抗议这个良辰吉时，纳大汗将总统大位交给了他心目中的普京。

新任大汗名叫托卡耶夫，是一位儒雅随和的学者型官员。他没有一点政治强人的面相，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阿斯塔纳改名成努尔苏丹。

反对者亲切地称呼他为“家具”，意思是摆设。

连支持者都认为他是纳大汗政治上的儿子，指不定哪天就得让位给纳大汗的女儿。

2022年1月11日，在以雷霆手段镇压骚乱后，这位政治上的儿子给了纳大汗一个公正的评价：

“在首任总统，民族领袖的支持下，哈萨克斯坦出现了一批非常有利可图的公司，以及一批即使按照国际标准也很富有的人。”

“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，他们应当向人民缴纳费用，并定期系统地帮助他们”。

此时，距他上一次盛赞纳大汗的功绩，还不到一个月。

最近一次出镜时，纳扎尔巴耶夫看上去和一个逛公园的老人没什么不同。

他谦卑地称呼自己：“就是个领养老金的”。他告诉全国人民，哈萨克斯坦的精英之间没有任何冲突，哈国的一切权力归于托卡大汗。

不会再有人将他视作威胁了：他已经失去了所有职位，他女儿的议员身份被提前终止，他的女婿们辞去了能源领域的工作。曾经的哈萨克第一家族，如今只是头没牙的老虎。

属于纳大汗的时代彻底结束了。与他一同经历过苏联解体的第一代总统们已大都凋零。新时代或许没变得更好，但已经不再需要他们。

纵观三十年的政治生涯，纳扎尔巴耶夫总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迎接新时代的来临。刚走上权力之巅时，他就经历了其他领导人一辈子可能都遇不到的大国解体和货币崩溃。在他接手时，哈萨克斯坦脆弱的像个捧着金块行走于闹市的孩童，即使以乐观的估计也仅能存在十年。

当他下台时，他起码交了份不错的答卷：哈萨克斯坦没能走向强盛和富裕，却也免遭了颜色革命和战争的动荡；哈萨克人的确没摆脱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地位，但也做到了人均GDP在后苏联国家排进前五；纳大汗本人没能在晚年保全自己的声誉，不过至少有了个体面的退场。

和冷战时代的美苏政治精英相比，纳大汗算不上出类拔萃。但在从2020到今天的魔幻时代，在一批国家没崩溃就算治国有方的同行衬托下，纳大汗绝对属于一流的，高水平的国家领导人。

至少他没让哈萨克斯坦有乌克兰一样好的结局。

参考资料：

《纳扎尔巴耶夫：哈萨克斯坦的缔造者》乔纳森·艾特肯

《光辉岁月：第三视角看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》 邓小娟

《努尔苏丹·纳扎尔巴耶夫传》马·巴·卡西姆别科夫

《部落传统与哈萨克斯坦当代社会》· 吴宏伟

《哈萨克斯坦现代化建设及中哈合作》· 孔垂柳

《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研究》· 谢燕红

《哈萨克斯坦煤炭工业发展趋势研究》· 杨骅骝

《哈萨克斯坦高等教育改革：背景、措施及评价》· 汪金国

部分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统计结果